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斯坦利·杰文斯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斯坦利·杰文斯 著

郭大力 译

商务印书馆

1984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斯坦利·杰文斯 著

郭大力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017·287

1984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43 千

印数 9,300 册

印张 6⁷/₈。插页 4

定价：1.10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3年5月

再 版 说 明

本书作者斯坦利·杰文斯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边际效用学派创始人之一。在本书中,他利用导数来表述边际效用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借助数学推理论证了两种商品之间的交换的均衡价格是怎样决定的。

1936年,本书中译本曾由中华书局印行。我馆此次再版,书名由《经济学理论》改为《政治经济学理论》,译名及个别字句亦有所改动,其他一如原译。

1983年5月

译 序

英国近代著名的经济学者、伦理学者斯坦利·杰文斯 (W. Stanley Jevons), 在经济学上, 是数理学派的建设者,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一书, 又是他在经济学方面的代表作。此书, 应用数学的方法与符号, 从主观的效用学说出发, 说明经济学的主要观念。其学说, 在经济学上, 实具有大的影响。

此书于 1871 年初版, 1879 年再版。著者去世后, 于 1888 年由其妻发行第三版, 于 1911 年由其子发行第四版, 即最后版。最后版有附录五篇, ——(1) 著者的利息理论; (2) 资本论断片; (3) 数理经济学简论; (4) 著者经济学著作书目; (5) 数理经济学书目。在这里, 仅第三篇译出了。

1936 年 1 月

目 次

原著者初版序	1
原著者再版序	4
第一章 导论	29
经济学之数学性	30
数学的科学和精确的科学	31
精确测量的可能性	32
感情与动机的测量	35
经济学的论理方法	38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	42
第二章 快乐与痛苦论	45
快乐之量与痛苦之量	45
痛苦是快乐的负数	47
预料的感情	48
未来事情的不确实性	49
第三章 效用论	51
名辞的定义	51
人类欲望的法则	52
效用不是固有的性质	54
效用变化的法则	56
总和效用与效用程度	58

最后效用程度的变化	60
负效用与负商品	63
商品之用途的分配	64
经济量的乘量理论	66
现有的料有的及可有的效用	70
商品之时间的分配	72
第四章 交换论	75
交换在经济学上的重要性	75
价值一辞的暧昧	76
价值表示交换率	76
价值一辞的通俗用法	77
价值的乘量	80
何谓市场	81
何谓贸易体	83
无差别法则	84
交换的理论	87
用符号叙述这个理论	89
以交换理论比于杠杆理论	91
交换的阻碍	94
例解	95
问题	97
复杂的例	99
交换上的竞争	101
交换方程式的不能成立	102
负价值与零价值	107
商品的等价	111

商品的后获效用	114
交换的利益	116
效用法则之数字的决定	119
价格的变化	120
谷物价格的变化	123
价值的起源	128
第五章 劳动论	132
劳动的定义	132
劳动之量的概念	133
用符号叙述这个理论	136
劳动的乘量	138
需要与劳动之平衡	139
劳动的分配	141
劳动理论与交换理论之关系	143
诸种经济量的关系	146
殊异的情形	148
连合的生产	151
生产过剩	154
劳动强度的限界	155
第六章 地租论	159
公认的地租学说	159
用符号叙述这个理论	162
例解	164
第七章 资本论	167
资本的功能	167
资本与时间的关系	168

资本之量的概念	171
投资额的表现	173
资本债权与债务的乘量	174
工作历时的影响	175
例解	177
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	179
自由资本与资本化的资本	180
利息率的一致性	180
利息率的表现	181
利息的乘量	182
皮科克论利息的乘量	184
利润降至最低限的趋势	186
资本对于产业的利益	188
消费者手中的货物是资本吗?	189
第八章 结论	194
人口学说	194
工资与利润的关系	195
赫恩教授的见解	198
权威之有害的影响	199
附录 数理经济学简论	202

原著者初版序

曾有人认经济学已近于完全。这种人，对于本书的内容，必难加以采纳。世人相沿成习，皆认经济学的基础是亚当·斯密奠定的；马尔萨斯、安德生、西尼耳加入了重要的学说；李嘉图系统化了全体；最后，约翰·穆勒君予以内容上的充实，充分说明了知识的这一部门。穆勒君自己就是这样想；他曾明白说，在价值法则上未留下什么，要他自己或未来的著作家去扫除。当然，我们亦不禁觉得，这样有名的人所采纳、所印证的见解，颇有值得崇拜之处。但在其他科学上，这种崇拜决不限人们自由去考察新的意见与理论。权威是错误，这是屡次证明过了的。

有许多种经济学说，在我看，既在形式上是科学的，且又与事实相调和。在这里，我特别要指出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地租理论显明有数学性，似曾暗示一种正确的讨论经济学全部的方法。如果穆勒君只要断言供求法则毫无疑问是真的，我应向他表示同意。这种法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不能为任何理论所摇动。但不能因此便说我们关于价值的概念已经是完全的、最后的。并且，还有别一些为一般人采纳的学说，在我看，亦纯然是骗人的。所谓工资基金说，尤其是如此。这个理论曾自夸可以解决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决定劳动的工资。但细密考察一下就知道，这个学说的结论原不过是一个用不着研究的道理，即：以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

全额，被除于分享此全额的人数，即得平均工资率。还有些结论，如关于交换的利益的理论，还更有害处。

在本书，我尝视经济学为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摆脱前辈意见的拘束，来定立经济学的形式。据我看，这种形式，经济学终必采用。我早以为，经济学既为讨论量的科学，自亦须在事实上——即令不在名辞上——成为数学的科学。关于效用、价值、劳动、资本等等，我尝要取得精确的量的概念。在若干最困难的概念，尤其是最暧昧的价值概念上，我亦屡屡觉得惊奇地发现许多数学的分析与表现。这个经济学理论颇与静力学相类似。交换法则颇与杠杆的平衡法则（那是由虚速度原理决定的）相似。财富与价值的性质，由无限小量的快乐与痛苦之考虑来说明，正如静力学的理论，以无限小量能力的均等为根据。但我相信，动的经济学还待人去发展，那是我没有论到的。

精于数学的读者，也许会觉得，我解释若干基本概念（如效用程度的概念）时过于累赘。但我敢说，经济学现有的种种困难与缺陷，都因为经济学者急于求取明白精确的效用量与效用程度的概念。我是故意要详论这个问题。别一些读者也许会觉得，数学符号的偶然的采用，不能把问题说明，却不过把它弄得更含糊。但我必须请一切读者记着，数学家与经济学家一向儿被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人，所以，要著一册数学的经济学书，使两方面的读者都满意，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本书或不免含有相当重要的错误，设能将其指出，我是非常快慰的。我还可以说，这个理论的主要难点已在第四章讨论交换率的那一节提及。一位精明的数学家、欧文斯学院教授、我的朋友巴

克(Barker),曾费神代我校阅校样的若干部分。当然,本书任一部分也不能要他负责。

我曾列举数理经济学书目于书后。我不敢说这是完备的;即就英国的著作家说,我亦不敢如此说。我发觉,有一本匿名的 1840 年发表的《通货论》,曾以数学分析金融市场的营运,但此书未列入书目中。那里用的方法,和休厄尔博士——其著作,本书曾一度提到——的方法没有不同之处。但那里,曾采用有限的差,有时还曾采用无限小的差。那个匿名的理论是否成功,我没有意见;但这个问题,无疑会有一日要用数学的分析来解决。加尼尔(Garnier)在其经济学著作中曾说,大陆有几位数学家曾著书论述经济学;但连他们的著作的名称,我也未能发现。

原著者再版序

(1879 年)

在这修正版中曾有数新节加入，最重要的是讨论经济量的乘量那数节。经济学要有明白的思想，其实应当把这个问题当作基础。在“价值”一辞有多少种意义，“效用”属于何一种量的问题尚未解决以前，无怪有许多的辩论，结局会成为名辞之争。如果天文学家关于赤经度是指一个天体，是指一种力，抑是指一种角度的问题，亦尚不能有一致的解释，试想想他们能有怎样的知识。同样，如果经济学者关于价值是指一种数的比率，是指一种心理状态，抑是指一种商品的质量的问题，尚不能明白解决，结果亦可想而知。约翰·穆勒曾告诉我们说：“一物的价值，意指它所交换的某他物或物一般的量。”对于这句话，我们的解释当然是，穆勒所说的，不是他心里要说的。如他所说，则价值是一种事物了。这种说法，和“赤经度是火星或行星一般”的说法同样是不合理的。

论经济量的乘量那数节曾使我觉得烦难，在效用与时间的关系的考察上，特别是如此。资本与利息的理论亦有相当的烦琐。我希望，对于提出的问题，我的解决将被证明大体是正确的；并希望，在它不解决问题的地方会暗示别的著作家来指摘。克里斯蒂 (Captain Charles Christie, R. E.) ——他尝与我通信，这几节排印以后，曾寄交给他看——很合理地反对以 M 或质量表示商品。他以为，应当用别几种符号，例如 Q 去代表，那包括空间量、时间量、

势力量,几乎任一种量。例如,劳务就不仅包括质量,且包括时间,包括力量,包括经过的空间。他这种抗议,我完全同意;我请读者们,在解释 M 时,须给予较广的意义,或竟在心里代用别种符号。

在研究利息的乘量时,我曾指出,象皮科克这样深刻的数学家,竟在这问题上致于错误。在别的新增的诸节内,我导入了负价值或零价值的观念,说明负价值无须经过重要的修改,即可加入交换方程式中。读过麦克劳德书的读者当早已熟习负价值这个观念。但说明这个观念是怎样重要,说明怎样这个观念与这个理论的原理相调和,在我看,亦是适当的。我还请读者注意一节,在那一节,我曾以交换理论比于杠杆理论,以说明它的数学性。

有二、三位和我通信讨论的人,尤其是哥本哈根的韦斯特加德君(Harald Westergaard)曾指出,按照微分学的单纯原则,稍稍使用符号,则所得的结果会与我辛苦求得的结果大体相同。全部问题是最大限与最小限的问题。最大限与最小限的数学条件,是数学家早就明了了的。但是,即使能适应熟练数学家的嗜好,以简单的符号方法表现问题,我也宁可在这一个著作中,由辩论的方法——那不仅在根本上是真确的,并且,对于象我一样不是熟练的专门的数学家的那许多读者,还是明白的、教人信服的——来求得我的结果。总之,我这本书不是为数学家写的,亦不是当作数学家写的。在写这本书时,我是当作一个经济学者,意欲使别的经济学者相信,经济学这种科学只能从数学的基础得到圆满的讨论。如果数学家觉得这个题目应当由他们研究,我很愿意把它让交给他们。我曾多次表示,把劳动当作负效用,使其加入普通方程式中,这个理论或许会更综括。但事实是,发展经济学,改进经济学,乃

是经济学者的无止境的工作。我亦觉得,在再版发行这本书时,必须象书贾一样声明,“缺点总是不免的。”但我曾细心校正本书的每一页,很有理由希望,本书所叙述的学说不致有多大的错误,或不致有真正的错误。我希望,缺点是在形式上,不是在实质上。

若干小的修正,可以一述者,例如以 Economics 代替 Political Economy。我以为 Political Economy 这一个双名是麻烦的,应尽早放弃。若干经济学家曾试用全新的名辞,例如 Plutology, Chrematistics, Catallactics等。但我觉得最好的名称,是 Economics。这个名称,既与旧名称比较更近似,又在形式上与 Mathematics, Ethics, Aesthetics 及其他各种科学的名称可以类比,且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就已通用。据我所知,这个名称是麦克劳德君重新提起的。但剑桥马歇尔君(Alfred Marshall)亦曾经用它。我们希望,近百年来为法国经济学者称为 La science économique 的科学,将一律采用 Economics 这个名称。不过,我虽在本文改用新的名称,但书名仍以不改为是。

自初版发行到现在,中间已隔有八年之久。所以,我必要说说,这八年间经济学上曾发生怎样的意见上的变化。关于经济学之理论方法,近顷曾在杂志上引起一个轩然的论战,几至有人提出这种科学是否存在的问题。使人们注意这一点的,是莱斯利君的一篇论文《论经济学的哲学方法》。在那里,他全然排斥李嘉图的演绎的科学。桑顿君的著作亦有同样的趋势。但英格拉姆(J. K. Ingram)教授在英国协会前次大会中的精彩的演说,更进一步把这个问题提起。这篇演说曾转载在英格兰几种杂志上,且曾有西欧各重要文字的译本。有这样活跃的批判精神,要把谬误的旧

学说的威风打倒，并不是怎样困难的。但打倒以后，拿什么来代替呢？旧正统信条倾覆的结果，至多不过引起思想界的混沌。如果这种所谓科学全部瓦解，象占星学、炼金术及一般秘术一样成为历史上的陈迹，想会有许多人觉得愉快。但莱斯利君的意见似乎不是这样。他不过要以纯粹归纳的经验的方法改造这种科学。在这种改造下，经济学将成为纷杂的不连贯的事实之结合，不然，就沦为斯宾塞社会学的一支。但虽如此，我仍主张，必发生一种科学，以论究经济形式与关系的发展。

但关于演绎法的命运，我的意见，却与吾友莱斯利君的意见完全不同。他赞成单纯的排除，我却赞成彻底的改革与改造。我前曾说明，现在经济学的混沌状态，是因有几种知识混在一起。只有分科是解救的方法。我们必须从抽象的理论，从应用的理论，从更琐细的理财术，分开经验的要素。于是，将有多种科学发生，例如商业统计学、数理经济学、记述经济学、经济社会学、财政学等等。那还许有交叉的科学分类法，即，一方面从题材分门，他方面又从研究方法分科。研究方法，有理论的、经验的、历史的或实用的种种分别。题材有资本、劳动、通货、银行、赋税、土地占有权等分别。——更根本地分析一下，它的题材，还可分为财富的消费、生产、交换与分配。其全部题材太广泛，太错综，太纷歧，说可以用一本书或用一种方法去讨论，实不合于理。静力学、动力学、热学、光学、电磁学、电报学、航海学、照相化学，不是属于一种科学；同理，这种种题材亦不能说是属于一种科学。但各种物理科学既都以力学的一般原则为基础，经济学的各部门自亦须有某一些共同的原则为基础。我这本书的目的，就在研究这样的原理——即自利心与效